

一部揭示军民共建问题的军旅小说；
一部唤醒全民国防意识的深刻读本；
继《大钟无声》之后，
梅国云、杨文森再度联手，完美诠释当代军人形象。

THE
NATIONAL
DEFENCE

和平年代，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防战士？

面对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

我们的国防战士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国防线

梅国云 杨文森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THE
NATIONAL
DEFENCE

国防线

梅国云 梁文森◎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防线 / 梅国云 , 杨文森著 . -- 北京 : 中国长安出版社 , 2011.11

ISBN 978-7-5107-0476-5

I . ①国… II . ①梅… ②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3175 号

国防线

梅国云 杨文森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press.com>

邮箱：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298千字

版本：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476-5

定价：38.00元

故事梗概

21世纪的今天，高科技促使军事战争发生革命性地转型。信息战争在现代化战争中的席位越来越重要。而承载着信息的光缆则是生死攸关的国防线，通信兵们作为捍卫国防线的第一屏障，为光缆保驾护航是他们刻不容缓的责任，“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他们肩负着常人想象不到的重任。

北方集团军通信团驻临江连队连长金子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刺头”连长。为了保护国防光缆干线，他不惜和驻地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发生许多令上级棘手的摩擦。他在抢险任务中救助被撞老太反遭诬陷，打掉交警门牙，带兵包围公安局，同城建局发生流血事件，“坑”走开发商2万元，巡查路线导致连队战士牺牲……在这一条死胡同中他没有了任何出路，可依然选择同那些为了追求小团体利益而舍国防安全于不顾的官员、商人进行一场不朽的光缆保卫战。当面临转业的尴尬，金子贵不顾家有怀孕的妻子湘花和年事已高的爷爷以及体弱多病的双亲的困难，申请再等一年后一定转业，金子贵是连队里唯一任时3年却不愿意升职的连长。不求作训股长的机关职位，一心只为完成加固山区中尚不稳定的另一段光缆干线，而在最后的一年中，却发生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

金子贵的朋友，好兄弟有三个，程伟、张大同，还有一个张名扬。通信团组织股长张名扬顺应时势，一心奔赴仕途，他言行谨慎，察言观色，揣测上级心思，是社会规则下的现实功利型的“官”兵。却被热衷于军服，倾心于热血军人的富豪妻子赫佳佳打心底里鄙视。他的虚伪，他的圆滑，他的名利心在男主官场女主商场的氛围下究竟能否兼顾家庭与事业？他们的婚姻究竟能走多远……

此外，小说中的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都是中国近几年来天灾的影射，而小说从通信防护的角度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在大灾大难面前临危不惧，以及真实抢险救援的英雄事迹。

《国防线》主要人物

金子贵

连长，一脸伤疤，脾气火爆性格耿直，政治观念淡漠。敢于和破坏通信光缆线路的开发商做生死斗争，做人善良而且仗义，忠义对于他超越了一切。

张名扬

组织股长，谨慎小心，走路都是中规中矩，胆怯而且压抑，但内心深处藏着无法诉说的孤独，以至于在婚后和机关女干部花兰芝发生婚外情，最终落得身败名裂。

程伟

组织干事，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敏锐深刻的思想让他在世俗中生存着不啻于进入了一个疯人世界。以至于能在大雪的夜晚一身单衣，横卧雪地不觉得寒冷；在大雨中独自忧伤在荒草地上，不觉孤单；在朋友跟前一瓶白酒落肚不知什么是醉酒。

湘花

金子贵的妻子，一个来自湖南小镇的乡村干部，大胆泼辣却又不失大气，在家庭困难无法自理的情况下部队要挟丈夫转业。当金子贵不同意时撒泼胡闹。但在发现金子贵的存折少了许多钱之后，转业的事立即放在脑后，立即要对金钱的去向调查清楚，当得知这钱金子贵用于照顾一个战友的时候，担心受到婚姻威胁的女子安静了下来。

赫佳佳

一个房地产商的女儿，因为喜欢高大帅气的张名扬，用尽心思嫁给了他。但在婚后，却发现这个徒有其表的男人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神勇威武。当得知丈夫和花兰芝发生了婚外情之后，一气之下，离开了张名扬。

蛮蛮

蛮蛮是80后女性的新形象，身上有新时代的不羁，但骨子里依然是传统的女性观念，蛮蛮形象的成功，让人心动心痛。她陪着程伟在雪地上横卧，她跟着程伟一起疯癫，但却缺乏程伟的思想，于是蛮蛮可怜地疯了。因为爱程伟，跟着程伟奔跑，却不知道艺术家程伟的疯癫是精神暂时的超脱，直到走火入魔。

花兰芝

组织股的女干事，她是一个军人的女儿，单纯善良，因为托关系进入部队，内心深处隐藏着巨大的自卑，每次工作出错总受到同事的嘲笑，但股长张名扬却没有，花兰芝从这里喜欢上了他，以致于后来两人在张名扬家庭的压抑里无法挣脱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文斗才

大学生军官，一个在浴池里给人按摩的盲人的儿子，地方大学生干部，文弱胆怯。这个一直在学堂和部队里的年轻小伙子，除了学生身上的“傻气”，还有军人的豪气，豪迈得不顾世俗的闲言碎语，豪迈得挥刀挖肉。但命运却如此不幸，当才豪迈起来的文斗刚有了喜欢自己的姑娘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姑娘却在蓝天白云下悠悠地向空谷坠落了！

序

为《国防线》的人物叫好

刘心齐

《国防线》作者梅国云和杨文森是我的战友，受两位之邀作序，实感欣喜，又感意外，更感一种压力。我想，能受其邀，除了多年战友情之外，还有这和一直作为两位作家的忠实读者不无关联。

作为战友，我亲身感受到两位作者创作《国防线》的艰辛过程，在为作品中故事和人物叫好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思考。经常和两位作家探讨作品中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缘故，我本人与两位作者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两位作家开玩笑说，为《国防线》作序，非你莫属。这不，为难真的来了！

以我的军旅经历来看这部作品，人物的叙述让我感到其原型就在我曾经战斗、生活过的部队，就在我的身边。让人身临其境，历历在目，分不清故事之内和故事之外。故此，我就从人物角度谈谈浅显看法。

这部作品不是简单的国防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信线路，它是国家改革大背景下社会发展与军队发展产生的国防思想。由此产生了作品的精彩故事和精彩人物。作品中的一群军人是对党无限忠诚，对军队无比热爱的军营男子汉。这些军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理想与信念受到了现实的冲击，心中道德的底线在挣扎中无奈，在无奈中挣扎。或许这就是作品的成功与经典之处。

主人公是三个连级干部，在北方某集团军通信团工作。连长金子贵是一位心里只有国防，为了国防可以舍小家的军人，他赤胆忠诚，嫉恶如仇，性格耿直。作者将这样一个性格的军人置于远离部队机关上千公里的连队，为维护国防光缆安全，只身带领官兵和地方国防意识淡薄、脑子里只有GDP的某些地方官员，某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作坚决斗争。过程扣人心弦，让人拍案叫绝。和平时期，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从连长金

子贵的成功刻画上做了很好的诠释。

组织股长张名扬应该是世俗社会下的军人缩影，是时代大背景下的一个反面代表。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张名扬表面高大英武，内心却阴暗猥琐。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他掩盖自己对基层部队问题的真实看法。为了图表现，年终得优秀票数，不敢得罪机关和基层任何人。为了有足够的资本升迁，违心地与房地产开发商老板的女儿结婚，私下里却与自己的部下搞婚外情。作者宣泄了和平时期绝对不能让张名扬这样的军人充塞部队的情绪。试想一支部队如果不格军多了，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怎么办？

组织干事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画爱好者。作者立这样一个人物，应该是无奈的心态，试图描绘出和平时期部队普通干部的形象。虽然，每个军人不可能都能像金子贵那样做一个纯粹的军人，但也不能像张名扬那样做投机钻营的人。至少要活得真实，敢于担当，乐于奉献。

无疑，这三个主人公的塑造是有血有肉的，笔到此处非常成功，让有军旅经历的人有看头，让地方读者有品头。更值得品味的是，通过这三个主要人物引出部队机关、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老板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使故事情节更加饱满生动，这恐怕就是作者奉献给读者的丰盛大餐，让人从人物和故事中有不可自拔和回味无穷的感觉。

两位作者继《大钟无声》之后出版这部作品，体现了作者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和人生价值观。无论是《大钟无声》里的主人公郝建家，还是《国防线》里的主人公金子贵，可以说传统的军人道德观念在作者身上表现无疑。国家要发展，军队要强大，军队和军人的故事还将继续，希望两位军旅作家创作出歌颂军队发展和军人形象的更多更好的作品，回报给忠实的读者们，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新的努力。

很巧的是，在写完本序言刚下飞机，即接到海南麓海旅游项目开发有限公司一位朋友的电话，说公司要开展拥军活动，请我帮助联系一个部队。作为曾经的军人，我对海南麓海旅游项目开发有限公司心存敬意的同时，更希望更多的企业像他们一样要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为巩固国防尽好责任。在这个方面《国防线》里的张大同为广大读者做了正面回答。为什么我要刻意补上这一段话，那是因为《国防线》的矛盾正是在此交织并展开的。

2011年5月23日于北京至海口途中

引子

驻临江连队连长金子贵在抢修线路时，驾车撞伤了一个老太太后逃逸。在交警处理这起交通事故时，金子贵带领官兵以武力对抗，打掉了一个交警的门牙。抢修线路回来之后，金子贵不配合警察调查案件真相，还带领连队官兵包围派出所，引起驻地政府、群众的强烈不满……

北方集团军通信团领导把临江市公安局发来的故事色彩非常浓厚的函件内容整理之后，总结出了上面这些话。团长“谢蛮子”看完函件后，就感觉头顶的短发都跳跃了起来，他恨不得身上长出一对翅膀，立马飞到临江，把这个黑黑瘦瘦、长满雀斑的连长金子贵揪出来抡圆了胳膊美美地抽上五百个耳光，然后再问事情的经过。

“你金子贵狗日的莫非吃刺猬长大的，怎么每年都要把我给扎一下！”团长“谢蛮子”把手伸向电话，他忍不住就要直接把电话打给政治处和司令部，告诉政治处罗主任和司令部的欧阳参谋长，快些把金子贵狗日的给我拿下！然而手伸出去之后，他就咬了咬牙把电话拨给了金子贵。有些人往往在气急了的情况下反而非常冷静，谢团长这会就冷静了许多。

“金子贵，你是不是开车撞人了？”谢团长心提在了嗓子眼问。

“报告团长，他们诬陷我，我对天发誓！我抢修线路的时候，发现一个老太太被撞，是我救的人，可交警非说是我撞的，强行拦住我不让抢修。那天正好是A军网上演习，总部首长亲自导演的，延误演习，我担当不起这个罪名，所以我就带领战士硬冲出了交警的包围圈。我们抢修线路回来的时候，遭遇警察半夜“埋伏”，把我们带到派出所，扣留了我，所以指导员带人到派出所来要我。临江市公安局说我们这些通信兵又不打仗，哪里有什么紧急军务，说我以抢修为借口是逃避事件！团长，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金子贵没有听出谢团长已经压抑很久的愤怒，直截了当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谢团长听了金子贵的话之后，火气又冒了出来，不过这次不是针对金子贵的，是针对临江市公安局。

“他妈的狗屁不通，通信兵是部队的神经，首长的耳目！战争的胜负关

键取决于通信！没有了通信兵，诸兵种联合作战纯粹就是扯淡，再强大的军兵种，联合起来充其量也是半身不遂！敢说我们部队没有紧急军务！敢阻拦我们的抢修！”谢团长心里狠狠地骂了几句。“到底撞人了没有？说实话！被撞的人现在怎么样？你小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谢团长又问。

“没有撞，我发誓！人现在没有事情，我感觉这事已经过去了，而且这件事情也在我们处理的权限范围，所以就没有报告。”电话里金子贵似乎很委屈，语气中还带有明显的不满情绪。

“你小子到底是不是军人？动不动指天发誓！”谢团长有些生气。自己手下的军官怎么可以指天发誓呢？应该用党性担保才对！

最近全区开展信息战学习的讨论，通信团在信息战中自然属于核心。不仅仅支持保障着这次大讨论大演练，而且在全区部队组织信息战大讨论中担当了先锋，起到表率示范作用，常委们和部门副职都要忙这事。虽然自己是完全信任这个连长的，但你金子贵把人家的门牙都打掉了，总得有个说法吧，不去个人调查一下显然是不行的。想了想还是应该选派一个会处理事情的股长去一下，毕竟这封信是人家以组织的名义发过来的，毕竟这个连队是要在那个地方生存的，况且部队也必须和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搞好团结。唉，临江公安局怎么就这样处理问题呢？你金子贵怎么就偏偏把人家的门牙给打掉了？谢团长考虑了一会就给政委去了电话，两人说了一会话之后，谢团长就安排组织股长张名扬去了临江。

张名扬才从陶城出发，整个通信团机关就嚷嚷开了。金子贵不是团长谢蛮子手心里的宝贝么！你金子贵手里死过人，坑过人家临江一个开发商的两万块钱，还和临江城建局的领导打过架，拿玻璃片子架在城建局长的脖子上，这次开车撞人，还打了交警，门牙掉了那是毁容！要负刑事责任的！这次看你金子贵怎么收场？看谢蛮子怎么庇护你？那些平时不满金子贵斜着眼睛看人的干部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私下里迫不及待地嚷嚷开了。

“金子贵可能要被撤职！”

“那是轻的，估计在今年要被拿下后转业！”

“处分这个没大没小的家伙也是轻的，他给团里捅的娄子太多了！谢团长就是因为他才得不到提升的！”

“在和平年代的共和国军队里，像他这样的干部不多！这家伙简直就是个二球！”

.....

CONTENTS 目录

1-2 序

1-2 引子

1-20 1

这次人家状告金子贵，常委们因为其他工作脱不开身，一个都没有去成，就派了他张名扬这个组织股长去处理这个问题。这在北方集团军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张名扬在领导心目中抵得上一个常委！

21-40 2

自己商海沉浮多少年，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人性的缺点优点他都了如指掌。张名扬要是对于一个美丽如花的姑娘都没有想法，除非他不是正常人，要不这个小伙子就虚伪得可怕！可是他要是不虚伪，那自己、女儿就把人丢光了。赫庆仁在这样的不快中就矛盾得更厉害。

41-62 3

其实官员和商人的交易大抵都如此，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和商人交易的官员有好下场。这里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商人和当官的交易，不为别的，只为了利润，在利润受到威胁的时候，唯一能弥补的就是权力的干涉，然而权力干涉的结果必然就是违背法令，所以受伤的就是官员。官员和商人之间，官员是被动的，充当的是看家护院的打手角色，主子在利益受到威胁时，牺牲的就是护院的性命。

63-84 4

他觉得赫佳佳是在这个家里娇惯坏了，因为不缺钱，就让自己的老公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英雄，一个只有爱憎，没有利润观念，没有成本效益意识的英雄，说白了就是让自己做一个傻瓜。可是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他只能做一个人。赫佳佳对于英雄的认同，如同许多普通人认同的一样，要求英雄有足够的胆识足够的无知，却不让英雄有一点点“术”。

85-103 5

“好，就这么办！关系户让他们走！有关系回地方找去，部队不能养活这样的人，养活得多了我们就成了八旗子弟了！人心也就散了！罗主任，这个名单你亲自拟，有团党委，有我和政委顶着，不要害怕压力！在其位谋其政，不要让有些人干扰了我们的神经！我们是搞通信的，要有排除干扰的能力！”谢团长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104-127 6

人的一生很短暂，真的很短暂，你才在这个浪尖上站稳了，另外一个浪头就会把你吞噬，然后你再也不会有什么。随着起起伏伏的浪花慢慢地漂向另外一个远方，我希望你们一辈子平安，一辈子快乐。

128-148 7

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绝对不会对部下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指手画脚，在和平年代，绑住的是部下的手脚，限制的是部下的创造力，在战争年代，那可能要贻误战机，一个习惯等待命令的部下，也许会在敌人逼近的时候问上级该不该开枪！

149-173 8

有许多的事情好多人不明白，在这个自然界里，收获和付出在大的范畴内是相等的，只是现在的人急功近利的心思太重，根本等不到离自己不太遥远的将来。比如说现在吞占土地，房地产商也好政府也好，要是盲目地发展，大肆侵占土地，等过上若干年，子孙就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水泥地面让地下水不断地流失，到时候你再有钱，你的子孙和其他人一样一起痛苦，这个痛苦是金钱不能解决的。

174-192 : 9

通信团的领导最近恼火透了。干部转业的事情还没有眉目，集团军又下达了“科技练兵”的动员令，这个节骨眼上全团学历最高的两个研究生竟然没有搞定一个小小的故障，连一个简单的零线虚接的故障都没有查出来，让通信机房的整流模块烧毁了整整六块，最后导致通信在一天时间里中断了六次。

193-214 : 10

上次司令部组织一个活动，让各个连队推荐一些战士上来，举行一场计算机操作比赛。各连都很认真地挑选了，比赛开始之后，作训股发现，那些所谓的电脑天才其实就是在家里时候上网打游戏比别人多了一些，连计算机的一些基本操作都不会。

215-236 : 11

虽然自己曾经无数次地想过脱下军装后的样子和心情，可是今天这个一旦成了事实，一股深切地悲凉和孤独从情感上立马就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自己。屋子里似乎到了深秋，而他就像是没有穿衣服一样的冰凉，眼泪从作训股长的脸上落下来的时候，谢团长就站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那作训股长环顾了一下谢团长的办公室，似乎又看见了自己以前在这里汇报工作的影子，他忽然蹲下来抱住脑袋痛哭了起来。

237-256 : 12

其实人就是这么复杂的，当你准备固守清贫和寂寞的时候，你也许反而会豪情万丈，然而等你知道寂寞即将来临，却还未到之时，你会感到那种等待才最为折磨人。俗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其实这就是这个道理，金子贵现在必须把自己置身于作训股长的位置之外，才能去做“从容”，然而真的从容却是那么的不容易。

257-280 : 13

军人因为战争而存在，战争因为有军人而爆发。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挑战别人的主权。程伟一直这样想，在通信团近十年来，他只是参加过几次集团军的演习，虽然通信已然是现代化战争中不可缺少，甚至可以说是处于极端重要位置上的一个环节，但是每次演习的时候，别人都在操枪弄炮，都在一身泥水一身迷彩服挂上武器忽东忽西地和对手酣战，只有自己这个团队，静静地呆在帐篷里边不是操作电脑，就是在野外的移动通信车上调频。

281-301 : 14

金子贵没有说什么话，他把迷彩服叠起来垫在肩膀上，然后就扛起一块石头，往山上爬，钟明和童辉看了也是那样子扛了石头上山。那工头愣了一会之后就喊了一声道：“伙计们！快点呀！解放军给咱帮忙呀。”那些汉子们就俯下身子把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搁在粗糙的皮肉上。

302-311 : 15

爱情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出来。然而生来就怕蛇的文斗才一看见脚下的帐篷就狠了心，一口咬住被蛇咬过的地方，用牙齿提起一块皮肉，狠狠一刀过去，那块皮肉就叨在自己的嘴里了，足足一个铜钱大小。

312-330 : 16

金子贵听着那悠长深远的信天游，虽然是听了一个大概，却心酸得不行，不知道湘花现在怎么过活的，她肚子里的那个无缘的娃娃金子贵却是看不见了，于是就在那中队长的歌声里流了眼泪。

1

这次人家状告金子贵，常委们因为其他工作脱不开身，一个都没有去成，就派了他张名扬这个组织股长去处理这个问题。这在北方集团军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张名扬在领导心目中抵得上一个常委！

从临江发来的火车进入陶城的时候，张名扬发现这里的雪下得很大。从秋季到临江去处理金子贵“开车撞人”的纠纷，现在才回来，整整半年的时间，他几乎把陶城的模样给淡忘了。看见苍茫一片的雪幕把古色的城市抖动了起来，他心里多少就有些激动。张名扬不喜欢北方的冬季，不过像这样大雪飘落的天候还是除外的，在雪花的摇曳里他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祥和、一种温馨。张名扬对于这种摇曳的雪花从小就有一种近乎贪婪的依恋。

张名扬小的时候，整个国家还处于贫穷状态，饮食是人们生活的底线，这个底线也是评估一个家庭和谐程度的最低标准。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几乎都有过饥饿的经历，这个经历无论城市农村，无论南方北方的人都有，就是大部分人都为吃饱肚子发愁。生活在陶城的张名扬也一样，何况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张名扬家里虽然人口不多，但是从来都好强的父亲总觉得这个社会把自己亏了，眼看着那些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家偷偷摸摸地能吃上白面的水饺，眼看人家的孩子整日欢欢实实地游戏打闹，而自己聪明懂事的儿子眼睛里整日底气不足的自卑和惶恐，他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家里拿粮票购买回来的粗粮，也只能简单维持一家人温饱而已，更不要说吃白面水饺了。张名扬的父亲虽然在人前不说出自己内

心里极度的不平和郁闷，而且一直是时时处处谨慎的模样，但回到家里无论如何总要发泄一下，发泄的目标就是张名扬的母亲。因为张名扬的母亲一直不会为了生活抗争点什么，从来都是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在张名扬的父亲看来，自己这个像一袋子面粉一样的妻子就是一个傻瓜，根本配不上自己聪明的儿子和好歹有些文化的自己，所以他在家里就一直对妻子极尽挖苦之能事，然而妻子还是不吭声。于是挖苦就因为妻子的沉默演变成了咒骂、怒吼，到后来就是喝了酒精勾兑自来水的烈性假酒，并借着酒劲拳脚相向。张名扬被从睡梦中吓醒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害怕父亲忽然改变方向的拳头和母亲麻木中渗透出来的不平，于是张名扬变得乖巧起来，他很少在父母亲都在的时候待在家里。然而在张名扬大概六七岁的那年，时来运转的父亲忽然成了车间主任，家里不知道怎么就有了白面。那好像是一个春节前的一两天，父亲很高兴地给张名扬买了鞭炮，给忍气吞声的老婆扯了的确良布料，家里的欢笑声在除夕前就传了出来。张名扬那天躲在院子里看着天空出神，忽然天上就飘落起了雪花，开始只是一片一片地飘落。张名扬清楚地看见了雪花上好看的边角，紧接着雪花就飘落得密集起来，落在他的小脸蛋上凉凉地湿。小张名扬在父母的笑声中感觉到雪花变得温柔祥和美丽了。他忽然有了想哭的感觉，而且自己明确地知道这个哭泣是得意、是满足、是幸福。在抽泣了两声之后，他试探着把鞭炮偷偷地拆开点燃了一个。说是试探，因为他担心父亲在鞭炮声过后又开始咒骂，不到年三十放鞭炮多奢侈？然而父亲没有咒骂，也没有出来，只是隔着窗户喊了一声“小心炸了手”！张名扬在父亲这么一喊之后彻底哭了，那天他像大人一样手扶着冰冷的砖墙委屈地哭了好一阵——父亲也会关心人吗？

平静过后的张名扬又燃放了两个鞭炮，一个给了父亲，一个给了母亲，自己的早早就放过了。过后他又在雪花摇曳的院子里看着雾茫茫的天空出神，他感觉这摇曳的雪花给自己的家营造了温馨祥和，感觉这样美好的，没有吵闹的氛围配合这样摇曳的雪花真是美好！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个难得的温馨是在雪花飘落的这天，于是这种下雪天的情愫执拗地在他的心底扎根。

张名扬的父亲此后很少再给予这个家里这样的祥和温馨。因为没有过上几年，张名扬的父亲又成了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工人，对自己彻底失望的父亲把希望寄托在了张名扬的身上，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有所作为，

而且声名远播，于是张明扬就改为张名扬了。可是张名扬在很小的时候就远远地在性格上超越了父亲，变得少年老成，不轻易流露自己的喜怒哀乐，时时处处表现得非常得体。当然这个得体仅仅限于一部分人的认可，另外一部分人却并不认同这是得体，甚至有人说这是没有个性，虚伪。张名扬上军校的时候，他的队长就一直很讨厌他的行为，说他的这种成熟是圆滑，是旧官僚特有的圆滑。好在这个队长在院校里是个除了朋友多以外什么都捞不上的角色，张名扬就觉得自己的行为一定是正确的，他从自己的对立面感觉到了自己行为标准的价值。

军校毕业之后，张名扬更加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因为自己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轻言轻语，领导们总喜欢把一些特别敏感的事情交给他来处理，至于原因，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因为领导们公认，张名扬成熟。这次人家状告金子贵，常委们因为其他工作脱不开身，一个都没有去成，就派了他张名扬这个组织股长去处理这个问题。这在北方集团军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张名扬在领导心目中抵得上一个常委！张名扬心里虽然高兴，但是脸上绝对让任何人都看不到！

“北方毕竟还是北方，还是北方啊！”张名扬感受着北方的冷空气，内心就发出了一声感叹。

张名扬是在陶城长大的。他在内心里把南北的冬季作了一个比较，除了北方有自己喜欢的雪之外，觉得还是南方要好一些，冷也冷得缠绵含蓄，最冷的时候那微微潮湿的空气只是给人有些冰冷的感觉。即便这个冰冷，也像是一个温良贤淑的妇人的手一样，在你裸露的皮肤上很是轻柔地抚摸几下，你断然不会在这个冰冷里讨厌这个气候。可是北方的冬季，就只是光秃秃的干冷，丝毫没有一点的遮拦，就连冬天的太阳有时候发出的光亮也是执拗地硬挺，没有一丝的温暖，不要说刮起的那些风了，从来都是粗暴地强奸人本来在寒冷中已经脆弱的神经。张名扬是不喜欢这样的气候的，觉得这样的气候就像自己那个哥们，那个总是给团里捅娄子的连长金子贵一样没有一点点的底蕴，直白得叫人讨厌。

这时候火车长长地吐了一口疲倦的热气，叫唤一声就停了下来，张名扬就拎着提包下了火车。

才出了出站口，张名扬就远远地看见了在雪幕里一脸焦急的程伟。程伟是组织股的干事，和自己还有金子贵算是在通信团里玩得比较好的朋友。不过张名扬有些瞧不起程伟，并不是程伟的人品和工作能力让他看